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九

亦五

僧錄司右副教無量谷祥寺住持丹波重光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九世第十世

宗師二十五人 機緣七十則

昇州清涼院法眼文益禪師嗣畢漢珠行脚

亦五

次值天雨忽作溪流暴漲輓寓城西地藏院
因叅珠和尚琛問曰上座何往曰遷迤行脚
去曰行脚事作麼生師曰不知曰不知寂親
切師豁然開悟頌曰而今飽學似當時脫
盡纖塵到不知任短任長休剪綴隨高隨下
自平持家門豐儉臨時用田地優游信步移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三十年前行脚事分明孤負一雙眉

法眼開堂次子上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
慶稜和尚偈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
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
尊意如何師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
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麼撥不撥

子方豁然悟解頌曰 萬象之中獨露身一
回相見一回親淳山遠離舍見佛破塵出經現成家
苦問津 法誰立門庭日逐舟行江練靜春隨草上燒
痕青撥不撥聽叮嚀三徑就荒歸便得舊年
松菊尚芳馨天童覺 法眼因僧惠超問

如何是佛師曰汝是惠超僧於是悟入頌曰
 問佛從頭理不虧莫同巧妙騁鋒機真金若
 不爐中鍛爭得將金喚作泥汾陽曰江國春
 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華裏三級浪高魚化
 龍癡人猶岸夜塘水雪竇顯噉行時問路
 難有人相問北村南長安無限人來往幾箇
 無鈴過得關技子青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汝
 是惠超禮拜進前叉手思量十萬迢迢慈明
 送官買賣不相饒問佛言云是惠超嗟見衲
 僧生異解認他虹虹作仙橋天台懷當臺明
 鏡絕精麤誰道胡來便現胡法不相饒人莫
 問可憐天下亂名模佛印元木人行千里駿

馬不移蹄落日依南土因風向北嘶三覺逸
 妙用不須霜刀劍能彈何必玉絃絲嚴冬午
 後夜三點閒坐間眠雲散時翠巖真纜到元
 正便是年暖風無處不陶然途中多少尋春
 客候聽黃鸝作杜鵑佛慧泉一文大光錢買
 得箇油糍喫向肚裏了當下便不飢白雲端
 擊石乃出火光終不然碧潭深萬丈直下
 見青天草堂清一顆靈丹大似拳服來平地
 便昇仙塵綠若有絲毫在蹉過蓬萊路八千
 慈受深三千里外望家鄉雲水重重客路長
 向道莫行山下去果聞狼叫斷人腸上方益
 望風鳴處困鹽車伯樂回觀價萬珠可笑如

今虞坂上錯持駑馬作龍駒并駑平問佛如何
 何答惠超秤鈿雖定價相饒雲中不覩雙鵬
 落箭過新羅十萬遙長重卓問佛云言是惠
 超當機一句不相饒遲疑更向途中覓重疊
 關山十萬遙雲漢觀面相呈見不難觸體
 鑑覺尚顛預巨靈擡手擘不破始信從前踢
 突國南華問佛分明答惠超半斤八兩不
 相饒慕林萬古為殃禍惡語傷人恨不消真
 歇了病遇良醫飢達王饒醬裏得鹽雪裏送
 炭圓借勤借婆裙子拜婆朝問佛唯言汝惠
 超萬古石頭城下水終歸大海作波濤佛眼病
 問佛還云是惠超和根帶子上枚條春風浩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浩難回避發起乾坤那一苗楚安方微酸梅
 子始生仁鶯老花殘迹已陳一夜南風移斗
 柄明朝烟柳不開春正堂辯一字入公門九
 牛拔不出咄這野孤精鼻孔都打失月林觀
 惠超問佛佛何造機就機兮答惠超到此直
 須揮劍刃不然漁父便棲巢覺鐵背
亦五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師曰是曹
 源一滴水頌曰曹源一滴水是即波濤起
 桃花流出洞中來漁舟夜宿蘆花裏無為
 曹源一滴是曹源萬派滔滔向海門無限乘
 槎人不薦風濤鼓處有龍蟠照覺地曹源一
 滴水澄清流出千江絕浪聲大海幾多遊玩

者茫茫空繞水逕行白雲端守株非得瓦罔
 象獲玄珠一滴曹源水分明灌五湖佛心才
 曹溪一滴異常流流入滄溟冠九州垂釣幾
 番波浪險未曾聞道失漁舟草堂清一滴曹
 源立問端清涼答處在言前衆流截斷窮源
 底百川依舊勢朝天佛在功得人一牛還人
 一馬珠重曹源可知禮也雷奔洶湧海濤生
 誰解截流那下行那下行通玄日午打三更
 超禪師應口曹源一滴時誰知依樣畫猫兒
 袖中三尺龍泉劍落盡觸體人不知別奉甲
 法眼答此話時天台韶國師聞已豁然開悟
 平生疑滯渙然冰釋以所悟聞于師師曰汝

向後當為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
 頌曰曹源一滴水相罵饒插箭鴉雀空啾
 啾驂騮已千里月窟清法眼因僧問
 承教有言從無佳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佳
 本師曰形與未質名起未名頌曰沒踪跡
 斷消息白雲無根清風何色散乾蓋而非心
 持坤輿而有力洞千古之淵源造萬象之樞
 則剎塵逆會也處處普賢樓閣門關也頭頭
 彌勒天童覺法眼問覺上座船來陸
 來曰船來師曰船在甚麼處曰船在河裏覺
 退師却問傍僧曰你道適來這僧具眼不具
 眼頌曰水不洗水金不悖金昧毛色而得

馬靡絲絃而樂琴結繩畫卦有許事喪盡真
淳盤古心天童覺法耳問修山主毫

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曰毫釐有
差天地懸隔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某甲只
與麼師兄作麼生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修遂禮拜頌曰宗師故故問同人一擊毫

釐非五兩路分再審便能明的四自自然清白不從
聞分陽六國當時已太平太平纔久不知
兵修公換得長蛇陣天下人人會死生佛甲元
堪悲堪笑修山主因地起兮因地倒觀面難
歲第一機令人却憶雲門老正覺逸石城親
切問同叅不話東西便指南明暗兩條來往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路依佈屈曲在烟嵐保寧勇金鱗欲化遭它
點額舉頭看湧波瀾浪擊雲處風高天地
寒佛慧泉秤頭繩坐便軟傾萬世權衡照不
平斤兩錙銖見端的終歸輸我定盤星天童覺
毫釐有差天地隔龍濟清涼何失得魚魯刁
刁孰可分水中有乳鵝王擇本覺一一道如

弦直長安信已傳萬邦皆入貢四海息狼烟
掩室開法眼示眾曰識得禿子周匝
有餘雲門出云識得禿子天地懸殊頌曰
不知將甚報君恩雲起江湖浪皺痕一片古
帆乘興去與誰相逐過天門保寧勇一不是
二不成落花流水裏啼鶯聞旋雨散夜將半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片月還從海底生來田識得死子四脚着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在卷賢

法眼因僧來忝次師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去捲簾師曰一得一失頌曰松直棘曲鶴

長尾短義黃世人俱玄治亂其安也潛龍在淵其逸也翔鳥脫絆夫何祖称西來得失是

非相半蓮隨風而轉空船截流而到岸箇中伶俐袖僧看取清涼手段天童覺老将高提

白玉鞭雙駒一策去翩翩古今得失論量底空看西山暮雨前三堂辨清涼指出二僧捲

起一得一失誰解相委只見桃花逐水流幾人親到桃源裏青堂尤

法眼因僧問

古佛堂前什麼人先到師曰不動步者頌曰

古佛堂前到者稀相見難逢掣電換死水

有龍終不聖驚起依前眼被睇天衣懷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在于

今頌曰塵劫來事盡在于今祖師不會面

辭沈吟卷五法眼問僧從什麼處來僧云

泗州來師曰大聖今年曾出塔麼曰不出師

曰去僧便去師却問傍僧曰你道這僧曾到

泗州也無僧亦無對頌曰妙圓金地絕纖

塵到者當觀無相真莫道玄門難近向舉頭

便是塔中人雪竇宗法眼問齋魚問

僧還聞麼適來若聞如今不聞如今若聞適

來不聞頌曰 耳聽如靜口說如啞法眼舌

頭執真執假居無著德

法眼因僧問聲

色兩字如何透得師召大眾曰諸上座且道

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問處透聲色即

不難頌曰 親口問來求透路作家直為指

昏朦眼耳忽然春夢覺驚吟燕語盡圓通大

洪送聲色本來惟兩字作家曾共辨言端若

人識得其僧問直透色聲應不難本覺一聲

色都來兩箇字衲僧不透眼中沙黃鶴樓前

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惹受深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嗣羅漢琛問修山主

曰明知生不生性為什麼為生之所流修曰

蜀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篋使還得麼師曰汝

向後自悟去在曰紹修所見只如此上座意

旨如何師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

修禮謝頌曰 進老分明到五臺修師真箇

入閩來維那院主門相對說著令人兩眼開

正覺逸豁落無依高閒不羈家邦平帖到人

稀些些力量分階級蕩蕩身心絕是非是非

絕分立大方無軌轍天童覺 撫州龍濟

山主紹修禪師嗣羅漢琛行脚時同悟空法

眼到地處向火舉話次處入來乃問山河大

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不別處豎兩

指云兩箇三人因此同叅頌曰 入院高茅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總不疑都緣未達祖師機妄空學問爭長短
 虛記閒詞一肚皮大地山河君可別報云不
 別恰如癡當人被息狂迷者見成舉措不揚
 眉汾陽山河大地同無別口中未有娘生
 舌多知禪客強不踈甕裏何曾走却鼈佛印元
 地藏當機豎指頭諸老至今猶未瞥天田地
 轉却等閒千古萬古兩條鏡白雲端商量同
 別有多般老倒何曾舉舌端今古不能提得
 去一雙靈劍倚天寒保寧勇休爭自已與山
 河撥動干戈不奈何看取將軍施武略兩條
 寒劍定龍蛇治父川火爐頭話幾多般自己
 同時作麼觀直下起來呈伎倆山河大地黑

漫漫塵堂愚 龍濟示衆曰具足凡夫法
 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
 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語具一理
 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
 辨不得莫道不疑頌曰 凡全是聖聖全凡
 究實遺名直下參廓徹迥超凡聖處無言童
 子赤五口喃喃靈源清剗除露布葛藤不用之乎
 者也饒君句下精通未免喚驢作馬龍菴顏
 融峯強萬丈未話足先酸若不錄雲去那知
 星斗寒塵堂愚 龍濟因僧問剗火洞然大
 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不壞曰為什
 麼不壞師曰為同大千頌曰 問若剗心答

若劈腹句裏反身何勞迅速劫火俱然同大千全機不動劔鋒旋龍濟山頭龍退骨敲摩天上鼓驚湍龍濟示眾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頌曰是與不是俱不是亦無不是謾勞推兩頭截斷歸家後獨露乾坤更是誰得是移花無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是亦沒交涉踏著秤鎚硬似鏡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劔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金卷已是非非來却易非非是是去還難是非從此銷磨

盡一顆圓明照膽寒雲神慶鼎州梁山緣觀禪師胡月安志僧問如何是空剎已前事師曰擊動乾坤鼓時人聽不聞頌曰雖多聽者稀半夜觸骸驚夢破滿頭明月不思歸丹霞淳梁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亂道頌曰因令嚴嚴擬者危毫釐纔動鏡輪隨心萌口應三千里齒露言未苦怨誰投子青梁山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金烏東上人皆貴玉兔西沈佛祖迷

頌曰靈山會上言雖普少室峯前句未形瑞
草蒙茸含月秀寒松翦鬱出雲青丹霞淳

曰碧玉點破琉璃色滿目紅塵不見沙
梁山因僧問如何是日用事師

親五樓家寶天雲淡銀河冷浩浩波瀾豈動
頌曰劫火洞然無相宅金門不

沙丹霞淳

懷安軍雲頂山德敷禪師明讓國遠成都師
請就衙陞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
臺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不問請師吞却階
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
省頌曰

吞却階前下馬臺逢人有口亦難開戲衫莫
恠重拈出曾是村歌社舞來笑翁堪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
襄州石門紹遠禪師嗣石門徹

頌曰
剖出驚人句布袋裏烏龜衲僧莫錯會黑豆

未生時洞山恥

鼎州文殊應真禪師
嗣德山密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黃

河九曲頌曰

窮因歸何處黃河透過碧波瀾須知雲外千
問法

峯上別有靈松帶露寒投子青路窮崖齒進
 無門賴有山翁指出原九曲黃河清徹底誰
 知別是一乾坤懶菴九曲那容眨眼看操
 舟誰解別波瀾文殊曾展回天手直得朝宗
 萬派乾木菴水文殊真因僧問古人垂一足
 意旨如何師曰坐久成勞頌曰九馳書繞去
赤五
 返匆匆一足垂酬繼後踪坐久成勞誰委恁
 紅爐點雪自相通投子青南嶽南臺勤禪師
嗣德山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
 寸龜毛重七斤頌曰等閒不語未逢人語
 便傷直似太親不顧火中鸞鳳息鸞他石虎
 暗生瞋投子青蘄州五祖師戒禪師明變

克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著秤鎚硬似鐵頌
 曰踏著秤鎚硬似鐵慳憍禪和猶未瞥三
 冬願上火雲生六月長天降大雪雲峯地踏
 著秤鎚硬似鐵此時有理不能說新羅國裏
 火星飛直向雲門指上熟白雲信步紅塵
 裏無人問短長歸來天欲暮片月照滄浪京
北府天半曉牧童歸去倒騎牛白日城中晚
 未休踏著秤鎚硬似鐵那知船子下揚州佛
性五祖戒因智門問暑往寒來即不問林
 下相逢事若何師曰五鳳樓前聽玉漏問曰
 爭奈高山高案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擊金鐘
 頌曰高高峯頂翻銀浪深深海底起紅塵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金鍾玉漏相酬酢疑殺滔滔天下人苟非作
 者孰問開津執鞭四首四海良鄰君不見仲
 尼温伯雪傾蓋相逢也奇絕圓悟勤五鳳樓
 前聽玉漏須彌頂上擊金鍾巨靈擡手無多
 子擊破華山千萬重中卷竟隨州智門光作
 禪師先住復州北塔翻香林僧問蓮華未
 出水時如何師曰蓮華曰出水後如何師曰
 荷葉頌曰蓮華荷葉報君知出水還同未
 出時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雪
 實以蓮華荷葉有由我泥水分時絕點埃堪
 億九龍初沐處東西一步一花開白雲瑞蓮
 華荷葉共池中華葉年年綠間紅春水漣漪

清徹底一聲啼鳥五更風味無盡烟籠檻外
 差差綠風撼池中柄柄香多謝浣沙人不折
 雨中留得蓋鴛鴦慈雲蓮華荷葉的須不
 無限清香付與君彈指若知霄漢路便能平
 地步青雲長空卓香苞冷透波心月綠葉輕
 搖水面風出未出時君看取都盧只在一池
 中佛如慈赤五 泥水未分紅箇箇兩餘先透碧波
 香千般意路終難會一著歸根便斷當佛燈
 均蓮華荷葉非妙非玄碧潭澄徹明月初圓
 最好太平無一事儘教樵唱滿江村佛心
 白藕未明非隱的紅花出水不當陽濟人莫
 用傳消息自有清風透遠香丹霞荷花荷

粟為君通問答還同箭挂鋒靚面清香來不
 盡須知不在藕池中木覺一出水何如未出
 水蓮華荷葉有來由宛光金地遙招手智者
 江陵暗點頭太源荷葉團團擊翠蓋蓮花
 灼灼開紅粧馨香越格無人薦又逐薰風過
 野塘實辨荷華荷葉意在言前神仙妙訣
 父子不傳石田智門因僧問如何是般若
 體師曰蚌含明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兔
 子懷胎頌曰一片虛癡絕謂情人天從此
 見空生蚌含明月雪竇深意曾與禪家作戰爭
 鐵眼銅睛何擬擬三千里外笑哈哈長置

蚌含明月秋波冷兔子懷胎夜鳧寒皎皎清
 光成一片直湏回首好生觀佛德蚌含玄
 兔有何深體用明來絕古今雪曲唱高還和
 寡不知何處是知音本免一玉兔懷胎蚌含
 明月乘時正在中秋節一顆明珠轉玉盤徹
 底無瑕光皎潔慈光深智門因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踏著草鞋赤脚走曰如何是佛向上
 事師曰拄杖頭上挑日月頌曰路上忙忙
 赤脚人草鞋踏破走風塵東西南北忙中畔
 拄杖頻挑日月輪佛因踏破草鞋赤脚走
 衲僧到此無窠臼拄杖頭邊挑日月九州四
 海任遨遊真如智門真得祖家風放出雲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門廣長舌大智如愚大巧若拙用盡工夫條
 不做莫於平地上增堆休向虚空裏釘樞
 童覺拄杖頭上掩日月蔽身北斗何殊絕三
 千利海夜沉沉新出紅燼一點雪而空踏
 破草鞋赤脚走胷中憤氣衝牛斗湏彌頂上
 擊金鍾百戰場中師子吼 踏破草鞋赤脚
 走堂堂向外揚家醜只知欵袂出人前不覺
 水穿露兩肘草卷中天台蓮華峯祥菴主嗣
 示寂日拈拄杖示衆曰古人到這裏
 為甚麼不肯住衆無對師乃曰為它途路不
 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杖橫肩曰御標橫擔
 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言畢而逝 頌曰

眼裏塵沙耳裏土千峯萬峯不肯住落花流
 水太茫茫剔起眉毛何處去雪竇頭住不住
 兮日卓午遭華菴主誰相許御標橫擔不顧
 人千峯萬峯是何處早歲其作者仍甘在半
 途半途不住竟何如橫擔御標千峯去雲外
 何人得見渠本覺一石火光中爛熳遊白拈
 臨濟未同侍掀反華岳連天黑幾箇知身在
 御樓無卷全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洞首山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
 風涼頌曰 叢林傑出鎮汾陽譽走名馳振
 八方人問西來祖師意解云扇子足風涼正
 覺進青絹扇子足風涼斷際全機善舉揚月

明三峽猿啼夜何處人聞不斷腸佛慈亦
 綃扇子足風涼親得搖來始息狂只愛團團
 無縫者人前空自眼如羊白雲場青綃扇子
 足風涼日用何曾有覆蔽堪笑塵中無限客
 手遮西日汗如湯慈心源汾陽青扇償難酬
 為有涼風卒未休不見鹽官多少衆脫頭爭
 角覓犀牛上方益風格團團妙意深等間拈
 出示知音汗流浹背曾施手氣爽中宵便負
 心佛慈慈二祖意宗師先漏泄團團青扇足
 風涼憚人未曉重相問獨自凄凄過洛陽
 親得搖來始息狂風動荷花滿座香自從一
 得真歸趣無意涼人人自涼黃安方甲醋咬

陳蓮波斯鼻孔長得些滋味子婆是阿爺娘
 肯坐元青綃扇子足風涼標格團團不覆蔽
 信手拈來隨處用清機元不在汾陽項石空
 汾陽示衆曰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三角云
 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頌曰平地無端
 立話端揭天聲撼怒濤寒直饒識得拄杖子
 也是封皮作信看笑翁汗漫學屠龍人言
 枉費工自非親到者誰與論窮通虛堂妙
 峯善著語云錯又舉三角語了云錯老僧則
 不然識得拄杖子錯乃頌曰妙峯三箇錯
 不是無病藥龐公賣衆籬清平道木杓汾陽
 示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

智同真邪正不辯縑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
 眼目决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
 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
 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
 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
 四同真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
 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
 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
 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
 何人同真志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
 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恡慈悲
 點不出来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

非面目見在 徑山杲云汾陽未後若無箇
 面目見在一場敗闕雖然如是喪我兒孫喝
 一喝頌曰 兎角龜毛眼裏栽錢山當面熟
 崔崑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
 十智同真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若人要
 識汾陽老壁破三玄作兩邊洪覺範 十年
 湖海覓冤讎不得冤讎未肯休芍藥花開菩
 薩面櫻櫚葉長夜叉頭鼓山建 盡得真如活
 花間翅展開黃鸝偷眼覷不敢下枝来 正堂
 陽春白雪人難和藻鑑冰壺豈易觀一把柳
 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闌干成 巷體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明首山僧問如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何是學人密用心處師曰鬧市鞦韆子曰忘
 旨如何師曰溥請眾人看頌曰 鞦韆鬧市
 眾人看一陣清風吹面寒定亂不須雙刃劍
 活人何必九還丹即覺 襄州谷隱山
 蘊聰禪師亦曰石門聰亦曰慈照聰初首山
 僧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
 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
 高聲叫晚後精靈轉更多頌曰洞裏無雲別
 是天桃花如錦柳如烟仙家不會論冬夏石
 爛松枯是一年甚壽 慈照聰因僧問
 如何是道師曰臘月三十日頌曰 臘月三
 十日開口便為勅更擬問如何明朝正月一

無準範 臘月三十日真人好消息戴帽空山
 行穿靴水上立雲抽屨 汝州廣慧院元
 璉禪師初首山 初到首山山問近離甚處師
 曰漢上山豎拳曰漢上還有這箇麼師曰這
 箇是甚麼椀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
 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
 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十五大悟云某甲不
 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
 與我說來看師曰祇是地上水碓砂也山曰
 汝會也師便禮拜 頌曰空手歸時誰肯信
 驢馱馬載入門來家家舉起火把子半夜天
 如白日開白雪端 寶山到日事如何空手回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時所得多家門前火把子明如日月照山

河佛鑑點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嗣福巖

雅歲夜小叅曰羊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

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羹

燒楮拙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

他門戶傍他墻剛被時人喚作郎下座歸方

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

到勾和尚師曰作甚麼曰道和尚宰牛不納

皮角師遂將下頭帽擲在地上那便捨去師

下禪床攔臂掄住叫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

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

時法昌遇為侍者師顧昌曰這公案作麼生

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頌曰 納它皮角

要輸機放下尋時結抄歸一任這回黃雪落

滿家圍火掩柴扉白雲端佛性要當時節頭

北禪除夜啓玄津當筵獨恣庖丁刃直至如

今此話新靈源清來勾皮骨訪知音一語當

換直萬金帽子擲來如未曉眼前爭免拾花

針 分皮納角牛何在釵釧瓶盤只一金大

用莫言無軌則當機須是芥投針草堂清白

牛露地直須烹分歲閑和野菜羹莫謂个中

滋味少須知四海飽膨脝昔年平北禪分歲

烹白牛官中文字急來勾立地交他納皮角

連忙擲下舊兜整文珠道北禪夜分歲特地

赤五十五

外滿地難收刀斧痕石林筆 洞山聰曰一大
 藏教只是箇之字頌曰 點畫分明無道理
 老胡幾度提不起不如分付王將軍無限風
 流歸手裏白雲瑞 洞山聰因僧問既是泗州
 大聖為什麼在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
 之有道頌曰 泗州忽示現揚州天下宗師
 話路稠君子愛財取有道南海波斯鼻孔窟
鷲玉堂有路通人到金榜無名只自慚長恨
 貧儒書讀盡老來不得一青衫桓庭水 明州
 雪竇山重顯禪師智門非示衆曰龍泉與刀
 斧同質利鈍懸殊駑駘與驥馬同途遲速有
 異頌曰說似琅玕猶是玉謂言鑰石又如金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巧安排維那出隻手線去又絲來田郎催拍
 板鮑老舞三臺若教行正令活作一坑埋石
菴珞白牛烹了正熙熙皮角官中却要追將
 下帽簷輸納了燈前更鼓夜遲遲天日禮
 北禪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起挑不上頌曰
 起挑不上筋撥不開合掌讚言善哉善哉味
山仁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雙珠真常自負柴
 上山路逢一僧問山上有柴何故將去師放
 柴於地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要燒頌曰
 此行莫擬幾時回北去應須到五臺若遇文
 殊放光處殷勤為我記歸來虛堂愚柴火煎
 熬擔在身相逢狹路不堪論淡烟落日青山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自慚識性多庸下未有昭昭至鑒心佛祖
 雪竇示衆曰辭若世界壞時大水競作其間
 無量衆生或沒未沒互相悲號仰望蒼蒼皆
 云相救當是之時四禪天人一見高聲使喝
 咄我衆生我預曾報汝令頻頻上來汝却不
 聽如今有什麼救處乃拍手云歸堂

頌曰劫外濤聲滿世間羣生無處可躋攀
 寥天外清虛境誰解陵空上帝關圭堂居士
 雪竇住翠峯時有數僧到師曰新到那僧曰
 是師曰叅堂去僧纔行師復喚曰來來僧曰
 首師曰洞庭難得師僧到與你一椀茶與頌
 曰入門句子已先酬喚去呼來第二頭到

此不知茶味者紛紛空買洞庭舟屋堂愚
 雪竇改船子漁父頌曰夜靜水寒魚不食滿
 船載得月明歸頌曰
 閃爍金鱗躍浪時華亭貪說下鈎遲誰知雪
 老垂絲慣不犯波濤取得伊白雪端
 雪竇因僧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峯寒

色曰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雨滴巖花
 頌曰千峯寒色事如何雪上加霜凍滑
 多若遇鄒陽吹暖律巖花應不待春和楊無
 為千峯寒色冷堆青雨滴巖花照眼明若
 問个中端的旨休將鶴喚作鸞聲本覺一
 雪竇因僧問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學人

分上為什麼不會師曰枯木裏瞠眼曰恁麼
 則從苗辨地因語識人也師曰三十棒且待
 別時頌曰 一枝枯草強遮羞明鏡當
 軒燭盡幽滿面慚惶移步去清光灼灼避無
 由白雲端 雪竇頌草轍二門曰
 劫火曾洞然木人淚先落可憐傳大士處虛
 失樓閣一德雲開古錐幾下妙峯頂喚它癡
 聖人擔雪共填井二祖佛未生前已震塗毒
 鼓如今誰樂聞請試分回互三宛轉復宛轉
 真金休百鍊誓却耻耶離無人解看箭口頌
 曰 迦葉聆箏起舞淵明聞鐘缺眉息畔
 斗室危坐半窓凍日熙熙虛堂愚

風卷浮雲盡青天絕點埃山川俱在目何必
 上高臺著虛單
 雪竇頌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措
 磨區區日逐貪生去喚不回頭爭奈何頌曰
 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咄我癡漢便恁麼去肯
 堂元 鋸解秤錘油煎石磔兩手擎來有功
 者賞且卷仁 無禪才云雪竇老
 漢顛顛預預懽懽侗侗更叅三十年也未會
 禪在然雖如是土曠人稀試聽下箇註脚乃
 頌曰 瞎却摩醯三隻眼南北東西路不
 分千林落葉無人掃獨自松門展脚眠
 雪竇與李殿院坐次有秀才并道六到院李

問云三教中那箇為貴師側身义平而立李

曰有口何不道取師曰對夫子而難言

頌曰擊碎觸髅敲出骨節明眼人前自彰醜

拙木卷永相州天平從漪禪師

羽清溪進師到西院兩錯公案

首山念云據天平作恁麼解會未夢見西院

在何故話在頌曰 禪家沅愛輕薄滿肚

叅來用不着堪悲堪笑天平老五老峯前古

觀基老君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火莫

聽它人說是非南堂典雪竇因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四山圍繞頌曰

狂狗趁塊瞎驢趁隊只許我知不許伊會

雪竇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向上人師曰白雲

覆青山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曰淥

水徒長蕩頌曰 雪嶠層層翠瑣深風生寒

岫結重雲夜來丹鳳冲霄漢曉曉樵人逐鴈

羣接子青

雪竇問大龍語者默者不是頌曰

三軍不動旗閃爍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

憶李將軍萬里晴空飛一鷲復菴卦

潭州雲蓋繼鵬禪師嗣智門祚初謁雙泉雅

禪師泉令充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

省發一日泉向火次師侍立泉忽問拄杖子

話說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筋便城

所豁然大悟頌曰

與奪雙行驗正邪纜車拄杖便亡家驀然鏡

棒如風疾失却從前眼裏花白雲端

誰謂當初悔行脚錯錯西院清風頓銷爍復

云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錯雪竇錯何似天平

錯雪竇顯

把纜放船膠柱調絃遠水不救近火短綆那

汲深泉天平老太忽草為兩錯悔行脚大地

茫茫愁殺人眼裏無筋一世貧圓悟曲

彼呼我諾彼啐我啄聞如不聞將錯就錯金

剛眼睛棹子換却會與不會都盧是錯佛經

兩錯將來竟不成徒而南北路頭分

後來費盡分疎語半是思君半恨君雲衲

鄂州太陽警玄禪師山僧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滿餅傾不出大地沒飢人頌曰荆山

羨玉何須辨赤水玄珠不用拈罔象無心黃

帝重卞和有智楚王嫌丹太陽玄問梁

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這箇是吳

道子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

那箇是無相底師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

取一句師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

語上碑去在頌曰路窮崖仄問山翁別指

巖西東嶺東擬進霧垂嵐色重回頭忽見太

陽紅枝子奇真空無相絕名摸立底精兮畫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底窟道即不辭難上紙西天翦子沒髮鬚止
天台山德韶國師詞法 示衆曰青蘿
 寅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岫出沒太虛之
 中萬法本閒唯人自鬧頌曰 等是垂慈為
 你来舌頭拖地語如雷葛藤滿地無人剪狼
 藉春風又一回竹 韶國師示衆曰通玄
 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頌曰
 心外本來無一法國師見處未為親若言滿
 目青山是認著還生眼裏塵無隱 金陵清
 涼泰欽法燈禪師師法 師問僧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僧曰不東不西師不肯僧却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東不西僧遂領旨

頌曰 西來祖意不東西獨鳥春深抱樹啼
 多少行人空悵望青山孤聳白雲低保寧
 不東不西一句全提軟似生鐵硬如爛泥投
 針未諳鉢水刮膜再用金鑊雲瑣家山歸路
 絕回頭翻笑杜鵑啼雲居齊和尚法
 燈會中為知藏燈一日謂師曰有人問我西
 來意答他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對
 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道齊祇
 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它家自有兒
 孫在師頓明師法 師曰接物利生絕妙外
 生終是不肖它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
 頌曰 他家自有兒孫在父祖田園都不愛

平生活計利那中東頭買得西頭賣大洪恩
 人間西來祖師意燈公對道不東西七家自
 有兒孫在多是隨言却自迷本覺一金陵報
 恩院玄則禪師翻法眼初問青峯如何是學
 人自己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
 問甚處來師曰青峯眼曰青峯有何言句師
 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
 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
 爭得師曰某甲祇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
 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
 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 頌曰
 求上一回拜八兩又拜恰重半斤未定盤星

在誰人手爭著絲毫可恠哉白雲端丙丁求
 火已躬明法眼青峯古路行行到水窮知盡
 處坐看雲起見平生照覺總丙丁求火問青
 峯耐耐韓獪逐塊蹤賴得清涼重點破一聲
 雷震化為龍大洪問處分明峇處親青峯
 八字打開門頭頭盡是吾家物何必臨歧更
 問津佛燈丙丁童子來求火再問炎熒燎
 面門過現未來三世佛不離其中轉法輪治
 父川丙丁童子來求火南方丙丁又屬火按
 劍宗師柰若何是君心下意不過心一
 四醉倒玉樓前鬢亂釵橫語笑顛最走惱人
 腸斷處借婆衫子拜婆年晚山昔見非真

今見非假字經三寫鳥馬成馬寶葉源

杭州永明開山道潛禪師嗣法眼初叅法眼

眼曰子叅請外看什麼經師曰華嚴曰總別

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師曰世出世間一

切法皆具六相曰空具六相不師無對曰何

不問去師却問空具六相不曰空師於是開

悟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頌曰

空兮空兮無背面拈起豁然成兩片擔向南

屏山角頭千古萬古少人見要見麼以禪子打

金鳥飛上琉璃殿斷橋倫

聯珠頌古通集變本加麗句章棘句愈出

而愈多如蜂房釀百花之蜜蟻絲穿九曲

之珠食其蜜者念其蜂好其珠者慕其蟻
余作是說有客進曰忽遇不食蜜不好珠
不嗜語言文字者此集又將奚為余曰病
其病者不能自病客慚而退於是乎書天
童雲岫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九